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新篇章

——《唐宋心理思想研究》评介

朱永新

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的最早策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异常丰富。但是，长期以来这份空贵的遗产一直未受到充分的珍视与挖掘，以至人们常把心理学视为彻底的“舶来品”。这种“数典忘祖”的局面直至近几年才有所改观，其中，燕国材教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燕国材教授率先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对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心理思想，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目的和意义、途经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揭开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序幕。1980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会筹委会，为开展全国性的协作研究奠定了基础。1981年和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燕国材教授的《先秦心理思想研究》和《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两本著作，探讨了近三十位古代思想家和专著的心理思想。这两本书出版后，国内外心理学界声闻甚大、赞誉迭起，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史分会前主席、利黑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J·布洛泽克在其《八十年代初中国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工作》一文中指出，《先秦心理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不仅引起中国同行的注意，而且也受到国际科学和学术界的关注。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用英文对这本专著进行介绍。”《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文汇报》、《心理科学通讯》等报刊也发表书评文章或推荐文章，给予了较高评价。

从1982年开始，他与高觉敷教授、潘菽教授等共同组织和领导了我国第一本高校教材《中国心理学史》的编写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曾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他还担任了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心理学大辞典》“中国心理学史”分

卷的主编和国家教委重点项目《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四卷本）的主编，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前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燕国材教授的又一力作——《唐宋心理思想研究》，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有了新的开拓与进展。笔者认为，《唐宋心理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唐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首先，它比较全面地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范畴问题。1984年，潘菽教授在《心理学报》发表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一文，以他对中国心理学史的精湛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七大特点。不必为贤者讳，应当承认潘老的概括尚未完全区分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如天人问题、知行问题基本属于哲学范畴，而心理学的重要问题如注意、意志、智能等未能涵盖潘老提出的特点所包容。为此，燕国材在《唐宋》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的八对主要范畴，即：（一）形与神；（二）心与物；（三）知与虑；（四）藏与壹；（五）情与欲；（六）志与意；（七）智与能；（八）质与性。形与神是反映身与心、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心与物是反映心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知与虑是反映认知过程中感知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藏与壹是表示记忆与注意问题；情与欲是解决情感与欲望问题；志与意、智与能、质与性则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意志、智能、人的本质等问题。这八对范畴揭示准确、概括全面，作者不仅对这些范畴的内含和演变过程作了详尽的考察，还以此为指导具体剖析了唐宋时期各心理学思想家和专著的心理思想，因此，《唐宋》就较作者早先出版的《先秦心理思想研究》和《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更为丰富充实、广泛全面、系统深刻。在一定意义上说，《唐宋》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它进行了努力把心理学思想的内部逻辑、内部矛盾与外部条件、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研究的尝试。作者在撰写《唐宋》时注意力戒此病,既着力于心理学思想的内部逻辑和内部矛盾,又注意对外部条件和背景的剖析,内外关系融成一体而不显雕琢、生硬,如在阐述陈亮的军事心理思想时,作者结合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点,指出南宋朝廷“对内凶蛮镇压、残酷盘剥,对外屈辱苟安、投降卖国”,道学家则“空谈道德性命,主张‘修德待时’、‘安坐感动’”,恰恰与事功学派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求和,提倡实事实功之学、富国强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恰恰是陈亮军事心理思想赖以形成的历史背景。同时,作者还考察了陈亮的个性心理特征,如少年即“热心国事、喜谈兵略”,立意“中兴”、“复仇”,这也是其军事心理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将领心理品质”、“战术心理”等陈亮军事心理思想的具体内容,这种全方位的研究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别开生面、更具深度。

再次,它注意发掘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连结点”,较好地处理了古今联系的问题。在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往往容易产生两种偏差:一是用现代心理科学的水平去衡量和苛求古代思想家,把他们的心理学思想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二是肆意拔高古代思想家,把他们的心理思想捧上九重天,甚至牵强附会,把神秘的、荒谬的结论也吹嘘成正确的高见。这就造成了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学之间的“断裂层”。燕国材教授的《唐宋》则力图弥合这个“断裂层”,使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学成为心理学历史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具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一方面,作者力求发掘出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现代意义,如在讨论二程的心理学思想时,作者指出,“二程认为早晨和夜晚的记忆效果较佳,这是由于人们此时‘未与事接’的缘故,这实际上已涉及到现代心理学中前摄抑制与倒摄抑制的问题。”在讨论《关尹子》、二程等的“情波说”时,也指出了它们和现代心理学家扬(P·T·Young)把情绪

界说为“起源于心理状况并显示出乎滑肌、腺体和总体行为的身体变化的感情过程或状态的激烈扰乱”的异曲同工之妙。《唐宋》有意识地发掘这方面的的事实,从而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古代心理学思想确实是藏珠纳玉、遗产丰富,只要努力去寻幽探宝,“古璧”定会“生辉”,给现代心理学家以若干启迪,从而也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另一方面,作者也注意避免把古代心理学思想简单地贴上现代心理学标签,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在分析《关尹子》“物我交生心”的命题时,作者既指出其实质是说明“心理系形体在外物的一定作用下产生的,或者说,有了形体之后,还必须受一定环境条件的习染、影响才能产生心理。”又指出张耀翔先生认为“‘物我交生心’五字道破了刺激反应的关系”的观点,实际“是用旧行为主义的观点来予以解释的,与《关尹子》的原意不一定符合。”

最后,它力求反映唐宋时期心理思想发展的“全景”,使读者全面把握古代心理思想发展的脉络。《唐宋》不仅深入研究了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大家的心理思想,也涉猎了巢元方、孙思邈、李筌、《无能子》、李觏、《关尹子》、周敦颐、邵雍、司马光、陈淳、严羽等思想家和专著中的心理思想,还有专篇介绍佛教与道家的心理思想。这些文章虽独立成篇,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前后呼应、系统连贯。对于各篇中没有涉及或语焉未详的一些心理学思想资料,作者用“札记”的形式加以补充,写法别致,短小精悍,读来饶有趣味,读者自然能从中得到许多新的材料,受到新的启发。

总之,《唐宋》使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也实现了作者自我的突破和超越,在《先秦心理思想研究》和《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据悉,作者的第四部中国心理学史著作《明清心理思想研究》也即将出版,我们翘首期待着她的早日问世,并祝愿燕国材教授有新的突破和超越。